

我叫刘云珍，女，现年六十岁，家住四川省乐山市牛华镇浸水村。我很早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不识字，靠丈夫教，基本能通读《转法轮》和《洪吟》，修炼后感到一身健康，精力充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由于江氏集团对大法的迫害和环境的压力，我慢慢放弃了修炼，不学法不炼功了。这样一段时间后，头上有点不舒服，逐渐长了一个大包，眼睛都睁不开，疼痛难忍，头发掉了，出现七个孔流出脓水，儿子送我去县、市、省各级医院检查出为恶性肿瘤，即癌症。医生结论为：不可治了，最多还能活两个月，叫儿子带我回家准备后事。

回家后我卧床不起，头上不断流脓血，感到生不如死。在绝望时，曾经一起修炼的功友们来看望我，鼓励我从新开始好好学法炼功，只要我坚修下去，师父会管的，师父本来就是来救人的。

同修们经常到我家来帮我，我重新开始学法、炼五套功法，心中不停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肿瘤处没有敷药，两个月后肿瘤消失了，消去的头上开始光亮无发，现已长出了黑发。同修和亲朋好友都为我高兴，是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大法救了我。

我深深感到我这条命是捡回来的，是大法和师父给我的，因此我现在用自己的实例告诉别人大法真相，让更多人在佛法中受益，也算是我对师父佛恩浩荡的一点回报吧。◇



爱尔兰医疗时报：

中共杀害被关押者以摘取器官

【明慧网】爱尔兰医疗时报（Irish Medical Times）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报导，西方国家的高层开始关注对中共政权的指控：杀害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便出售他们的器官供移植。

此事受到关注的原因是去年七月两位加拿大人权律师详细调查了关于中共杀害被关押者以便在国内外贩卖器官的指控。并将调查结果向国际公布。

二零零零年至零五年期间，中国进行了大约六万例移植手术。其中至少有四万二千例器官来源渠道受到置疑。中国官方曾说器官来自死刑犯，但这些器官的数目远远大于死刑犯数量。沈阳一位曾经参与摘取器官的医生的妻子曾公开为此事作证。

此消息二零零六年初起被披露，引起全世界震惊，被称为“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罪恶”，也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情况的关注和担心。◇

“希望你们明年再来”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在纽约著名的威斯特郡首府白原镇上，一年一度的大节日——第十届圣·派翠克大游行隆重登场。此次游行约有七十多个团队参以华裔为主的团体——法轮功队伍受到了居民们的热烈欢迎。他们给白原镇带来了他们的传统项目：炼功队和腰鼓队，受到了威斯特郡民众的热烈欢迎。

威斯特郡加，唯一一个环境优美，是全美生活质量和家庭收入前十名的郡之一，也是一百七十多个商业公司总部所在地。

法轮功队伍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了威斯特郡的民众，威斯特郡的民众也表达了他们的祝福：

威斯特郡立法委主席 Bill Ryan 表示：“法轮功队伍太棒了，作为社区的一

员，他们来参加这个游行非常重要。法轮功成员是社区重要的一部份，他们确实给这次游行增添了力量和色彩。希望他们明年再来。”

纽约州众议员 George S. Latimer 表示：

“在美国，我们相信多样化，我们相信每个团体都有权利参加，展示他们的文化。在这里，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自由选择自己的信仰，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也尊重彼此的信仰。他们做的很好。”

法轮功洪传世界八十多个国家，所倡导的“真善忍”精神和古老的修炼文化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欢迎。在西方社会，法轮功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传播者，也成为海外炎黄子孙的骄傲。◇



孩子们在阅读法轮功传单

曝光

甘肃女子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

从2001年底开始，甘肃女子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在不断升级。12月27日，该所对大法弟子进行所谓的“慰问”。把我们押到会议室让接受“慰问品”。我们是因为炼功做好人，而被劳教，受尽凌辱与折磨，如今又搞什么“慰问”，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我们谁都不接受。

“慰问”阴谋未得逞，撕去假面具

果然，他们阴谋未得逞，就撕去了假面具。**恶警范玉蓉**指使吸毒犯把我铐起来，当我质问为什么铐我，他却说：这里不是你们说话的地方，要问就问江××去。将我吊在铁床架上，只有两脚尖着地。24小时只准上三次厕所，一顿饭只给一个馒头的一角。一吊就是七个昼夜。她强迫我承认不收“慰问品”是错的。天底下哪有强迫收礼的？我当然不承认。两小时后又把我吊起来，又是七个昼夜。放下来要我写拒绝“慰问品”的经过，让我口述，由吸毒犯作笔录。当时我想：不就是个经过嘛，我就口述，她们写了几次到恶警那里都说不行。他们得寸进尺啊，还要我说炼功做好人也是错。这我才明白是上当了。他们在我的口述笔录上加上了诋毁大法的话，并且要当众宣读。

揭穿骗局

为了揭穿骗局，我强烈要求把笔录还给我，并绝食抗议。**恶警范玉蓉**指使四、五个吸毒犯把我按倒在地，拧胳膊的、按头的、带手铐的，将我的两只胳膊朝后一上一下铐在一起，又铐在床架上，站不起，蹲不下，跪不倒。几个小时手铐就陷进肉里。晚上我要上厕所时，找不到拿手铐钥匙的值班恶警，这样我还得忍受憋尿的痛苦。我一分一秒艰难的熬过了15个小时。当打开手铐后，我还是戴着手铐的姿势，一头栽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恶警范玉蓉**竟令吸毒犯脚踢拳打叫我起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被人拉起来。

《慈悲》

二零零七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上，歌唱家们用慈悲的歌声呼唤可贵的中国人为了自己生命的永远，找寻真相。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在新歌《慈悲》中唱道：

“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真相，不是叫你与我一样，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只想使你明白，撒旦骗人的伎俩，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同遭殃，天要灭这红魔，神叫我救度这一方，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红魔一起遭殃。”

杨建生说，唱这首歌只是在说实话，为了可贵的中国人，在天灭中共之前，赶快脱离邪党。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邪恶本质，到2007年3月22日已有超过1986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其中包括中共党政军高层内的党员。

前后我被吊铐达21个昼夜

紧接着又铐在高床架上7个昼夜。前后我被吊铐达21天，腿、脚、胳膊肿得不能动，还要强迫跑操、罚站。蹲姿报数时，我腿肿得蹲不下，管教还骂我逼我蹲下，我硬下蹲时腿特别疼，回号室一看，裤子已被血粘在腿上了。腿上裂了一道7、8公分长的口子，似如刀割一样疼。晚上，**恶警范玉蓉**把我叫到值班室问我笔录要不要了？我说要！她就恼羞成怒地打我嘴巴，嘴里还不停地骂着肮脏的流氓话。每当上面来检查团，就把我提前关到禁闭室，铐在靠地面的暖气管上，爬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从2002年元月18日开始，三九寒天，恶警强迫我晚上在号室外面罚站。不让加衣服，只准穿单鞋。我一只手肿烂得失去了知觉，还要强迫劳动，我只能是一只手抱石头。白天干活，晚上罚站，十个昼夜不让合眼。

劳教所里经常对大法弟子施暴。如茅彩珍，由于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恶警范玉蓉**指使犯人王平等把茅彩珍吊铐起来轮流用电棍打得昏死过去，用冷水泼醒后再打，并用臭袜子捂住嘴不让喊出声，打得茅彩珍浑身青紫的没有一块好地方……

造谣说我在劳教所“自杀了”

更恶毒的是，甘肃女子劳教所造谣说我在劳教所“自杀了”。我回家后亲友们说：听镇上的人说你自杀了，怎么还好好的呢？我对他们说：我不会自杀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自杀和杀生都是有罪的。“自杀”是江泽民一伙为陷害法轮功造的谣。江泽民一伙是千古罪人，最终将受到正义的审判。◇

图片新闻



元宵佳节，香港民间集会游行，谴责中共恶行，声援中国大陆1986万勇士退出中共，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中共恶首。